

从文字学角度 看通假字

□王觞

古代文言文中，通假字非常多，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些人阅读古代经典的一大障碍。今天，我们就通过几个实例专门分析其中最大的一类：以字源通后起字。

我们主要从《古文观止》这本书中搜求案例。

《古文观止》第一篇《郑伯克段于鄢》中说共叔段被封到京地时，说：“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”

这句话中的“大”字，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（黄皮本）是这样注释：大，同“太”。

为什么同“太”呢？书中并无进一步解读，大多数版本皆如此。

清代大儒段玉裁在其著作《说文解字注》“泰”字条下，说：“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。如大宰俗作太宰、太子俗作太子、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。谓‘太’即《说文解字》‘太’字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并无“太”字，而是在“泰”字下有一个“说文古文”“𡗗”字，今隶作“太”。

甲骨文、金文也无“太”或“𡗗”字。

可见，古代文字中，并无“太”字，其源头大概能追至战国时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古文观止》从成书于春秋时期《左传》一书中选取的文章，便也不用后来出现的“太”，而用更早的“大”字，也就无可疑惑了。

为便于今人阅读这一类文言文，我对此作了进一步总结：凡言古代大人物与祭祀有关，“大”字大多通“太”。

大禹、大夏等为固定名词，“大”字不能通“太”。

段玉裁的解说中提到了太宰、太子、太王等大人物，未提及与祭祀有关。我这里补一个案例。

《古文观止》中有一篇《臧哀伯谏纳郕鼎》，其中有一句“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”。

大路，又写作“大辂”，指的是一种大车，但并非祭祀专用，所以不能写作“太辂”或“太路”。大羹，却是祭祀用品，指祭祀用的肉汁，所以大羹即“太羹”。

就在这篇文章里面，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，即第一段中“纳于大庙，非礼也”，大庙即“太庙”。太庙，当然是祭祀之地，所以，此处的“大”也通“太”。

在《季梁谏追楚师》一文中，有一句“少师侈，请羸师以张之”。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（黄皮本）注释“张”为膨胀。实际就是说，“张”通“胀”。

“张”字，可追溯至战国时期，其中中山王器文字写作“𠂔”，而“胀”字则连《说文解字》都未收录，大概是当时尚未出现的缘故。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说：“‘张’的本义是施弓弦，引申为张挂、张大。‘胀’为腹满，‘帐’为张挂起来的帷幕，原来都写作‘张’。”可知，“张”为字源，胀、帐皆其后起字。

大概古时文字数量很少，而人们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，所以一个古汉字可能有很多内涵。后来，人们为了使用的方便，开始从一个字发展出多个字，这些后来出现的文字就是后起字。

文字的孳乳繁多是一个漫长的时期，甚至至今也未完全停止。我们把较为古老的汉字称为“字源”，把由其孳乳繁衍出来的字称为“后起字”。我们把这一类的通假现象，称之为“以字源通后起字”。

苏轼的月亮

□张克奇

月亮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抒怀的重要载体。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里，更是与明月有着浓厚的不解之缘。

纵观苏轼64年的生命历程，的确算得上是命运多舛。他年纪轻轻高中进士。据说若不是欧阳修为了避嫌，误认为苏轼考卷是曾巩所作，苏轼应该是状元及第。他官至吏部尚书，又屡屡遭贬，饱受流放之苦，甚至多次命悬一线。他深爱的妻子王弗也在年仅27岁时离他而去，阴阳两隔。面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，虽然苏轼有时也吟啸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放达豪迈，但心里总归是苦楚的，所以无奈地自嘲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生命里的千种思虑、万般情怀和悲欢离合很多时候都是一言难尽、悲哉痛哉。对于苏轼来说，幸亏还有手中的一支笔，还有天上的那轮明月。

苏轼在《阳关曲·中秋月》里，写道：“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在《中秋月寄子由三首（其三）》中，写道：“悠悠四子心，共此千里明。明月不解老，良辰难合并。”而在悼念亡妻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里，他更是悲从中来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……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可谓字字滴血，痛彻心扉。

北宋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十月，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。当时的密州，管辖今天的诸城、五莲、安丘、胶南等地，其治所就在今天的潍坊诸城。在密州，苏轼写下了大量诗词，其中有两首也是寄心寄情于明月，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，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宋代文坛的领袖地位。

一首是1076年中秋之夜在超然台上，欢饮达旦大醉后写下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这首词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祝愿以及旷达超脱的胸怀，也反映出了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深厚感情。另一首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，又何妨！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该词则抒发了作者意气勃发甘愿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，表达了期盼得到朝廷重用的迫切愿望。他的这轮“满月”，意蕴颇深。

是的，明月在天上，更在苏轼的心里。心情愉悦时，他对月吟咏，身心张翅欲飞；惆怅悲伤时，他亦与明月私语，一抒心中块垒。在知密州的两年时间里，苏轼虽然也会时常产生距庙堂之远的失意情绪，但他也终于得以在这片土地上主政一方，实现着自己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”的夙愿和抱负。可以说，诸城这片丰厚的土地和勤劳淳朴的人民给了苏轼莫大的慰藉，让他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得的快意时光。诸城的山山水水、那座巍然矗立的超然台和那方天空上的明月，也因为苏轼，有了更加特别的意义和指向。

草木灰里焖咸菜

□夏京收

早年，深秋的阳光洒在院落里，母亲在门口过道一侧支着鏊子摊煎饼。年少的我站在堂屋门口看过去，她头上过早出现的几缕白发，映着老墙缝隙里透下的一抹光影，晃眼如雪。

母亲将摊好的煎饼一张张放在盖垫上，整齐地摞成层。此时，会有几只胆大的麻雀从空中俯冲而下，抢食一些掉在地上的煎饼渣。吃过食的麻雀，时而飞向天空，时而在墙头蹦跳，等它们静静地立在缠绕着干枯扁豆秧的几根木棍上时，母亲的煎饼终于摊完了。

鏊子周边围了一堆还未燃尽的草木灰。忙碌了半晌的母亲垫着厚厚的破抹布，迅速将鏊子搬到一边，麻利地拿起身旁一个黑陶罐放到鏊子窝里，再用铁锨推起草木灰，将陶罐严严实实地盖起来。母亲是在为我们做焖咸菜吃呢。

黑陶罐，圆形，鼓肚，外糙里滑，上面圆口配个小圆盖，圆口两边有挂角，父亲在两个挂角间拴了根长的铁条，就成了提手。

罐里的食材甚为普通，有辣疙瘩咸菜、刀鱼头、大豆，还有少许切好的葱花和姜片，少量的花生油。

辣疙瘩咸菜要陈年的才够好，切块的大小也很重要，太大熟不透，太小会焖烂成泥，樱桃大小最合适，要泡水淘洗几遍。刀鱼头洗净，当然，大一点的新鲜鱼头，才能焖出好滋味。大豆需要提前泡上一夜，让豆粒软胀起来。花生油滴几大滴即可，放多了口味反而会腻。

备好的食材盛放在一个粗陶盆里，颠簸几下，让它们杂拌均匀后，再用勺子一点点收拢进早已洗净的陶罐里。

母亲埋在草木灰里的黑陶罐，将吸取草木灰厚实的余温，在静谧的时光微尘里，为我和小妹焖制出一道美食。

年少的我们，总觉得等待无比漫长。其实，只要等草木灰完全冷却下来，焖咸菜便可以出罐了。这道菜，将豆粒的清香、鱼头的鲜味，连同老咸菜的酱香，自然地融为一体，加上葱姜味的点缀，让人吃起来不觉油腻，却唇齿留香。喜欢吃焖咸菜，还因为它的一个特点，就是鱼头的刺再也不能扎人了，刺已软化如鱼肉，鲜美极了，吃着令人舒心。

岁月转角处，不觉中年已过。现下，生活中的菜品丰富多样，随便一个朋友聚餐，都胜过早年的过节了，可鏊子窝里焖咸菜的味道，至今割舍不下。身板依然硬朗的母亲，还不时在楼底小院里，变着法用炉火灰为我和父亲焖上一罐吃呢。其间，母亲也曾尝试用砂锅、高压锅在炉灶上焖制咸菜，用的食材一样，可怎么也出不来老味道。

自然的轮回里，人在无可奈何地变老，青春的怀想也逐渐淡去，唯独与老家有关的一些情愫仍在萦绕心坎。当年母亲在院里焖制咸菜的情景，连同祖祖辈辈辛勤耕种过的大地，像一幅色彩浓郁的田园诗画，不时呈现在眼前。